

群众演唱材料

女技术员

(独幕话剧)

若萍作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羣众演唱材料

(獨幕話劇)

女 技 術 員

若 萍 作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時間 一九五四年六月的最后一天。

地点 宝成路上某一个桥头办公室。

人物 袁文清——二十二岁，女实习技术员。

張世裕——四十五岁，領工員。

姚 楓——三十七岁，桥工队工程师。

陈国华——二十四岁，采卵石中队工班長。

工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……若干人。

布景 是一个桥头办公室。台正面有一扇窗子，从窗子里可以看到一条渾黃的江水，以及沿着江边一直伸到远处的起伏的群山。江中間有几个墩子，已經露出水面，还有一个基坑正在进行緊張的施工。从整个劳动气氛中可以使你感到和洪水赛跑——桥梁工程中决定性的一关——的紧急关头已經来到了。窗子左边有一扇門，出門向右边經過窗子，是去向工地的便道，向左边是去向采卵石的沙滩。舞台左面有一扇通向寢室的內門，紧靠着窗子并排放着兩張桌子，桌上有办公用具及电话机等物。

牆壁上貼着各种施工藍圖和“安全为了生产，生产必須安全”，“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”等标語。

牆角处还放有堵塞洪水用的几捆麻袋及汽灯等物。

幕啓 一片朦朧的烟霧在江面上空蕩漾着，黑暗在山谷里慢慢地

濃了起來。遠處隱約的滾動着春雷似的爆炸聲，近處基坑里發出抽水機的騾音。但這些聲音，都時而被一片洪亮的號子聲淹沒。

頃刻，懸在江面上空的電燈，像繁星似地亮開了。

〔一群工人唱着歌談着話從門外經過。袁文清夾在工人群中，進門後返身向外打招呼。〕

袁文清：同志們！晚上見，晚上見。

〔工人們有不同的反應。〕

袁文清：（把書和粉筆等放在桌上，發現工人丙從窗口經過）小朱，你回去跟大家說一聲，明天到大禮堂上技術課。

工人丙：是不是新蓋的那個大禮堂？

袁文清：嗯。

〔工人丙走去。〕

袁文清：（向丙走去的方向）喂！要早點通知大家呀！別讓他們跑錯了路浪費時間。

工人丙：（遠處應聲）知道了。

〔袁進內室去。工人甲拿着識字課本進來。〕

工人甲：咦，袁技術員哪兒去了？

袁文清：（從內室出來，一邊洗着臉）有事情找我？

工人甲：啊，袁技術員，你看我又忘了，（指着書上）這個字念啥？

袁文清：（看書）怎麼，還沒記住呀？這個字念“渝”，“渝”就是重慶。

工人甲：（念着）渝，重庆……

袁文清：这下該不会忘了？

工人甲：現在倒記住了……

袁文清：是不是明天又給忘了？

工人甲：（难为情）嘿嘿，年紀大了就是記性坏，真沒法子！

（欲下）

袁文清：別走。学了記不住，跟沒学一样，讓我想个办法帮你記牢靠点。

工人乙：（从門外嚷着进来）袁技术員，刘工程师从成都回来了，你看……

袁文清：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！（向甲）你說，成渝鐵路从成都修到哪里？

工人甲：（莫名其妙）到重庆呀！

袁文清：对。这个渝字就是成渝鉄路的渝字，你只要想到成渝鐵路就記住了。

工人甲：嘿嘿，这下就跑不了啦。

工人乙：（把手里的东西給袁）刘工程师給你买的。

袁文清：（翻看东西，向乙）你在哪兒碰到他的？

工人乙：我收工回来，从公路上过，刘工程师坐着汽車过来，看見我就把这包东西扔給我了。

袁文清：他說些什么？

工人乙：車子开得快，光听見叫把东西交給你，底下就听不清楚了。

袁文清：啊，（遞糖給工人）吃糖。你們小組還有多少人？

工人甲：連工班長還有十五個。（吃糖）

袁文清：（彎着腰數糖）這是給你們小組的，（遞糖）每人一塊。

（向乙）別在路上把人家的都吃掉了。

工人乙：大家早就嚷着要你請吃糖。啊，袁技術員，同志們都在打聽你什麼時候結婚，準備給你送禮呢。

袁文清：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（電話鈴響。）

工人^甲_乙：謝謝你啦，袁技術員！（下）

袁文清：謝什麼呀！（拿起耳機，想不到）啊，是你呀，老劉！你什麼時候由成都動身的呀？為什麼不打好長途電話給我？嗯……收到了（看桌上書）“青年近衛軍”，“遠離莫斯科的地方”，還有……糖、手帕，對的，都收到了。什麼？不行呀！忙得很。第三季度的工作計劃剛訂好，三號墩的石壩也等着收方，三號墩的圍壩離洪水位只有一公尺多了，姚工程師又在段上開會評紅旗。怎麼，他馬上就回來？啊，那好。他回來，我就到段上看你。就這樣吧，你等着我……（放下耳機）

（張世裕上。）

張世裕：（吸着叶子煙）姚工程師打來的？

袁文清：不是。

張世裕：紅旗不知道評出來沒有？我剛才听二號橋的領工員

說，他們橋的混凝土質量比我們還要好些，我看這次紅旗又有个爭頭了。

袁文清：這都怪我們自己，平時就沒把二號橋的工作瞧在眼裡。

張世裕：說實話，紅旗不紅旗的，我們倒沒什麼，可真的要給二號橋拿去了，就怕姚工程師服不下那口氣。

袁文清：為什麼？

張世裕：這也難怪他。他已經當工程師了，二號橋的王隊長還和你一樣，在他手下當技術員呢。論技術，論經驗，他哪一樣都比王隊長強。

袁文清：他吃虧就吃在這個地方，總認為自己比誰都強，不肯放手發動大家來干。

張世裕：不過工程技術上的事情也不是誰都能干的呀。

袁文清：（沉默了一會，拿出她訂的計劃）老張，你看我訂的工作計劃行不行？

張世裕：（看計劃）兩個橋墩子，二百公尺土石方，一個季度搞那麼多工作你受得了嗎？

袁文清：工作是重一點，不過我想多搞些實際工作可以多學技術呀。

張世裕：（無語）……

袁文清：你看這個計劃姚工程師會不會批准？

張世裕：你問這個干嗎？

袁文清：我覺得他不大相信我。

張世裕：為什麼？

袁文清：說起來也怪我自己不好。我剛來兩三天，他叫我跟測工小李一起測量南橋台中樁，也許是太興奮了，心里發慌，把南橋台中樁對錯了兩個米位，以後他怎麼也不讓我看鏡子了。

張世裕：你在大學沒實習過？

袁文清：怎麼沒實習過，可跟現場不一樣呀。測量錯了，在紙上改過來就是。現在呢，好幾百工人拿着工具等着我，我一定好綫，他們就劈哩啪啦的干起來了，火車就要從我劃的綫上開過去。我一想到這些，心里就發慌，頭天晚上在家里算好了的公式都忘記得干乾淨淨。

張世裕：聽說小李也不願跟你一塊兒工作？

袁文清：那是早先的事，他嫌我看鏡子看得慢，說不定還會返工，後來我找他訂了師徒合同，我給他上技術課，他幫助我練習測量，休息的時候我們就扛着鏡子去看綫路。前幾天他還替我向姚工程師爭取過，說我現在看鏡子已經沒問題了，可是姚工程師總是不放心我。

張世裕：他不是給你很多工作干嗎？

袁文清：他先前叫我搞工棚修建工作，後來搞工程表報，現在又叫我搞收方計價，大橋上的具體工程我一點都沾不上手。

張世裕：這些工作也很重要呀！

袁文清：我倒不是輕視這些工作，可是這樣下去，我能學到

些什么？我拿什么为人民服务？

張世裕：好吧，你把計劃送給姚工程師試試看吧。

袁文清：老張，今后你要多幫助我，你做的橋比我見的橋還要多呢。

張世裕：別客氣，你以後就是我們的工程師啦，有什麼事我還得向你請示呢。

〔電話鈴響，張接。〕

張世裕：喂，哪裏？……我就是，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。

袁文清：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看看三號墩的石礮，要是合規格，我們馬上就收方。

張世裕：（一直在聽電話）嗯……什麼？三號墩子，三號墩子還沒開工呀。小袁？他去看三號墩的石礮去了……什麼？三號墩子連夜打出兩公尺，馬上開工……對，對……我明白啦……你放心好了。（放下電話急忙向外喊）陳國華！陳國華！（外應聲）你快來一下呀！

〔陳國華滿頭大汗地跑上。〕

張世裕：（急急忙忙）快把你們工班集合起來，我要跟他們講話。

陳國華：有什麼事嗎，張領工員？

張世裕：姚工程師打電話回來，要我們把三號墩連夜搶出來，今晚要你們加個夜班。

陳國華：為什麼？

張世裕：為什麼？你不知道姚工程師在段上評紅旗嗎？

陈国华：这我知道。

張世裕：知道就行了。快去通知人吧。

陈国华：可这跟評紅旗有什么关系呢？

張世裕：你这人什么都喜欢追根問底。（略頓，耐煩地）告訴你，今天紅旗評比的結果，我們比二号桥还少一分半。

这就是說，二季度紅旗要挂到二号桥上去。

陈国华：那怎么办？

張世裕：問題就在这里。姚工程师剛才告訴我，今天是二季度最后一天，我們三号墩子今晚还有条件打兩公尺洋灰。他提出来了，要求段上明天复評。快去吧，今晚上要是能搶出来，紅旗就挂到咱們桥上啦。

陈国华：那还是不行呀。我剛才碰到袁技术員，我們都認為三号墩石礮質量不好，要返工过后才能用。沒有石礮，拿什么打洋灰呢？

張世裕：（一楞）她現在在哪里？

陈国华：她在和工人們談話。

張世裕：（思考了一会）好了，你別問这些，等会我来和她說，你先去把人集合好。

陈国华：（站着不語）……

〔袁文清手里拿着几塊薄片上。〕

袁文清：（向陈）陈国华，听說三号基坑浸水很厉害，你快去看看，順便和他們談一談石礮質量情况，石礮質量的确很坏，我同意你的意見。

〔陈下。〕

張世裕：（上前一步）三号墩的石碴收了方沒有？

袁文清：（把薄石片向桌上一扔）質量太坏，沒有收。剛才我征求了几个工人的意見，都認為質量太差。陈国华建議不能收，所以我也同意不收。这是一个有关大桥質量的問題，我們絕不能够馬虎。

張世裕：注意質量是对的，可我們也不能要求过高了。我們應該給工人們算算，才几个錢一方？这也不收，那也不收，他們还要不要吃飯呢？（略頓）我們口头上不是常說，生产要有工人观点嗎？

袁文清：生产要有工人观点，并不就是叫我們不注意工程質量，規範上明明写着，打洋灰的石碴，其軟弱顆粒，不得超过百分之十，像这样薄石片（兩手翻斷石片）太多了，打出来墩子就承受不住火車的壓力，修鐵路是百年大計呀。

張世裕：什么事情都得灵活运用。（略頓）剛才姚工程师从段上打电话来，要我們連夜把三号墩子搶出来，沒有石碴怎么办？

袁文清：依你說，就把这种不合質量的石碴打上去？

張世裕：袁技術員，我不是在你跟前賣老，实际工作經驗我還有一点。做实际工作哪能沒有一点差錯？

袁文清：依你說，是不是做实际工作就可以不注意質量了？

張世裕：我的意思，也不是說我們就不注意質量，要是有时

間，有條件還是要注意的，……你看，這天越來越黑了，老天爺一翻臉什麼事都干得出來。要是洪水一來，就要把這三號基坑淹了。

袁文清：（抬頭看天，自語地）洪水一下子還來不到那樣快吧？

張世裕：現在已經是洪水期了，老鄉們說，這山溝里洪水沒個准，說來就來。

袁文清：（果斷）不要緊。我再去和工人們談談，要他們加個夜班。

張世裕：加夜班打三號墩洋灰？

袁文清：不，連夜把石礮返工。

張世裕：什麼？你要他們返工？

袁文清：（堅決）是的，連夜返工。

張世裕：我的老天爺，你說得這麼容易？這些工人都是剛從農村來的，你要他們返工，我看，哼！要不鬧到上級去，那才怪！

袁文清：段上知道也沒什麼。我們自己有了錯誤，也應該反映到段上去。

張世裕：我真不懂，你要不是故意找上級麻煩，這點小事也值得反映給段上，你怕段上閑着沒事干？

袁文清：我也不懂，為什麼我們總是怕把錯誤讓領導上知道？

張世裕：我怕什麼？這也不是我的過錯。（略頓）連夜搶出三號墩子，這是姚工程師的命令。

袁文清：姚工程师不知道現在的具体情况。

張世裕：他比你知道得更清楚。

袁文清：这样，我打个电话給姚工程师請示一下，看他怎样处理，好吧？（搖电话）

張世裕：姚工程师已經动身回来了，你找誰？

袁文清：找段上技术室負責人談一下也行。

張世裕：技术室还能管这样多的事？（看袁縮回手）好吧，我現在把話說清了：你真要不打洋灰，那就等姚工程师回来再說吧。

〔張欲下，將到門口，正碰着工人甲、乙上来。〕

工人甲：張領工員，大家要我們來請你答复一下，到月底为什么不收方？我們自己不吃飯，我們的老婆、孩子要吃飯呀！

工人乙：不收方也行，只要把我們的伙食開得過去，每个月給我們發二兩黃烟，兩双草鞋就行。

張世裕：同志們，你們找錯人啦！我有什么資格不收方？別人說收方，我就幫着拉皮尺；別人說不收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

工人^甲_乙：（齊聲）你怎么这样說，河沙跟石礮不都是你管嗎？

張世裕：当然，是我經管，可我當不了家呀。（向袁瞟了一眼）

袁文清：同志們，我們坐下來談吧。（給工人搬椅子）方是一定要收的，做了一個月還能讓同志們拿不到錢嗎？老王說

的对，自己不吃飯，还能讓老婆孩子跟着餓肚子？不过現在有一个問題，我們来商量一下。

工人甲：技術員，什么事你說吧。

袁文清：（拿起薄石片）你們說，我們把这号石 礧用到墩子上去行不行？（用手把薄石片一掰兩半）

工人^甲_乙：（看石片無語）……

袁文清：同志們，我們可以想一想，我們每天到这里来流汗，夺紅旗、開竞赛，为了啥呢？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老婆孩子吃飯嗎？

工人甲：誰能这样說呢？

工人乙：我們是工人階級！

袁文清：是呀。我們可以問問自己：把这号石礧用到墩子上去，讓我們千辛万苦修起来的大桥，要不到兩年就垮了，这对不对呢？

工人^甲_乙：（互相对視，不語）……

張世裕：沒有多大关系，收了吧。工作中哪能沒有一点差錯？你看工人們多辛苦……

工人甲：（生气）你怎么这样說！（盯住張）

張世裕：（一惊）怎么？

工人乙：怎么？都是你搞的鬼。你从来没有檢查过質量合不合格，整天催着我們快、快、快！把我們头都催昏了。平时你总在屋头喝酒、睡大覺，今天要不是袁技術員提

醒我，我还以为石碴的質量沒問題呢！現在你还想把这号石碴用到墩子上去，你安的啥子心？告訴你，我們願意返工。

張世裕：（惊慌）什么？

工人^甲_乙：我們願意返工。

張世裕：你們……

〔陈国华急上，打断了張的話。〕

陈国华：袁技術員，我都和工人們談了，石碴的質量是不行，大家都同意返工。

張世裕：（气愤）你們都瘋了……

陈国华：我們一点也沒有瘋。（对甲、乙）走吧！

〔甲、乙下。〕

袁文清：老陈，你等一等。

〔陈留下。〕

張世裕：（对外大嚷）你們不能乱来，姚工程師有命令！（下）

袁文清：老陈，指導員、隊長他們都去开会了，我們这个团支部得好好掌握群众思想。石碴要返工，也許还有少数人有意見，但我們一定要耐心說服，千万别耍态度！

陈国华：不怕，頂多只有三兩個人講句把二話，就是他不干，也沒什么了不起，我一个人多干点活，也累不死我！

袁文清：老毛病又上来啦！就是那些講二話的人，也要好好教育他。你說：你剛来修路的时候，也像今天这样不要

命的干活？（陈慈笑）笑？你一个人再行，还能把铁路修起来？

陈国华：好，我以后一定改。

袁文清：一定改，一定改！我在支委会上向你提了多少次意见，你总说一定改，到今天，你这个犟脾气，还是改不掉！

〔后台广播器声音：“喂——工地人员注意，工地人员注意！刚才接到成都气象台通知，嘉陵江上游洪水猛涨了五公呎，预计在三天以内，江水将涨至两公尺左右，希工地人员做好一切防洪准备。”〕

〔越刮越大的狂风呼啸着，突然一群扛着工具的工人，嘈杂地、迅速地由窗前向工地奔去。袁紧张地站起来。〕

〔张急上，陈扛麻袋跑下。〕

张世裕：（向袁）好，这都是你搞的。……这广播你该听到了？

袁文清：我这样做，我负责好了。（弯腰扛麻袋）

张世裕：眼看洪水都来了，你还坚持你的意见？

袁文清：就是洪水把基坑淹了，也不能把这种石碴打到墩子上去！（扛麻袋走）

张世裕：要是这样，（挡着去路）你就在工程日志上签个字好了。（从口袋里取出本子放在袁跟前）

袁文清：（放下麻袋）我负责就是了，为什么还要签字？

张世裕：姚工程师打电话来要连夜抢出三号墩子，这是工作命令，你不准打，这就是说你的意见和姚工程师的命令有抵触，那么，你得在这上面签个字，要是出了什么岔

子，那……

袁文清：那你就一点沒有責任，是嗎？

張世裕：是呀！那么大的責任，誰負得起呀！

袁文清：（猶豫地看著本子）……

張世裕：你要不願簽字，也行，我們就照姚工程師命令去干，出了事自然有他頂着。

袁文清：那我們就把這堆不合質量的石礮，打到墩子上去？

張世裕：那么大一堆石礮，怎能沒有几塊坏的呢？情况这样紧急，还能講得了那么多？再說姚工程師还有命令……

〔后台的声音：“啊哟哟！干呀！快把麻袋甩过来呀！同志們，不要乱，站好站好。隔一步一个，站成三行，三行呀！”〕

袁文清：好，我負責，我負責。（在本子上簽字，扛着麻袋跑下）

〔后台声音：“加油干呀，同志們啦！”〕

“快把麻袋甩过来呀！”

“这是誰跳下去了呀？”

“嘿！陈国华，小心点呀！”

“小心点！工班長！”

“袁技术員！袁技术員！你不能下去呀！”

〔張正准备出去，姚楓匆匆上。〕

張世裕：啊，姚工程師，你这么快就回来啦？

姚 楓：我搭段長的車回来的。

張世裕：段長也来了？

姚 楓：他到二号桥去了。

張世裕：紅旗評得怎么样？到底有沒有希望？